



大家

# 莫言的孤独

林少华

一次我讲鲁迅是个孤独的人。作为证据，喏，你看：“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孤独的枣树，除了枣树还是枣树；孤独的鲁迅，除了鲁迅还是鲁迅。今天我要讲莫言也是个孤独的人。或许你想问，鲁迅孤独倒也罢了，莫言也孤独了？难道莫言写了“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柿子树，还有一株也是柿子树”不成？事情就是这么诡异，写了两株树的孤独，没写的也孤独。

说起来，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的2012年的冬天我去了山东高密乡下的“莫言旧居”，那一带的到处是柿子树，冬天叶落尽了，但见黄得透明的小灯笼似的大柿子挂在树枝上，可比鲁迅笔下的枣树好看了好几个——那时我还没这么老——乖乖，我从未吃过那么好吃的水果，吃得我差点儿从树上跌下来。临走，莫言的小学同学为了感谢我帮他扒玉米，还送了我一大袋柿子。我至今仍清楚记得和莫言一起上过学，一起干过农活的这位莫言小学同学说的话：“学不比我上得好，活也不比我干得强，可现在人家成了响遍世界的大人物，我呢，还在地垄沟扒玉米——什么叫差别？这就叫差别！”我安慰他说：“扒玉米也没什么不好啊，莫言现在想扒还扒不成呢！你刚才不都说了，得了奖回村都像做贼似的，生怕大家发现。各有各的苦

恼，各有各的乐子……”

好，下面就说一下莫言的苦恼，莫言的孤独。

莫言讲自己小学期间就辍学放牛了，在村外几乎只见草不见人的空旷的野地里放牛。“我知道牛的喜怒哀乐，懂得牛的表情，知道它们心里想什么。在那样一片在一个孩子眼里几乎是无边无际的原野里，只有我和几头牛在一起。牛安详地吃草，眼睛蓝得好像大海里的海水。我想跟牛谈谈，但牛只顾吃草，根本不理我。我仰面朝天躺在草地上，看着天上的白云缓慢地移动，好像它们是一些懒洋洋的大汉。我想跟白云说话，白云也不理我。天上有许多鸟儿，有云雀，有百灵，还有一些我认识它们但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它们叫得实在是太动人了。我经常被鸟儿的叫声感动得热泪盈眶。我想与鸟儿们交流，但是它们也很忙，它们也不理睬我。”在学校老师不理，在家里父亲不理，放牛时狗理不理不知道，但牛不理鸟不理白云不理则是事实。够孤独的吧？但莫言到底是莫言：哼，让你们都不理俺，俺拿个诺贝尔文学奖看你们理还是不理！星移斗转，夏去秋来，2012年莫言果然拿了诺奖。那么拿了诺奖之后的莫言是不是大家都都理而不再孤独了呢？那也未必。

记得2015年初夏我去乌镇旅游。看完“林家铺子”，正看茅盾故居的时候，

忽听有人高声说莫言。哦，莫言？转身一看，原来是一位年轻导游面对二三十名游客说莫言：“别看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可他的文学成就怎么能和茅盾相比呢！”听到这里，我一时按捺不住，紧走几步上前劝阻：“姑娘，最好别这么说吧！一来莫言和茅盾不好简单比较；二来中国总算有人得诺贝尔奖了，对这件事还是多少保持一点严肃性和敬意为好。”正在兴头上的年轻导游愣了一下，随即拿出导游特有的唇舌本领：“我是在对我的客人说我的个人观点，你不愿意听可以不听——何况你要知道，听导游的解说是要付钱的，你付钱了吗？”我则正在气头上，提高音量告诉眼前这位无论怎么看都不大可能读过莫言的年轻人：你现在是导游，不纯属个人！这里是公共场所不是你家客厅，你不能以导游身份在这里信口开河诱导游客。说罢转身离去。毕竟我是来旅游的，不是来和她讨论莫言的。

喏，你看，无论是小时候光着屁股在荒草甸子放牛的莫言，还是像模像样身穿燕尾服面对瑞典国王时的莫言，照样有人不理他，孤独照样存在。我倒是认为——莫言本人都未必认为——有没有人理不重要，重要的是，孤独的时候是否仍会被什么“感动得热泪盈眶”，也就是说孤独之中是否怀有激情，是否具有感动与被感动的能力，是否还有审美的能力。有，孤独

便是财富；没有，孤独就是一文不值的自怨自艾。可以断言，如果当年莫言没有被鸟的叫声之美“感动得热泪盈眶”，而是无动于衷充耳不闻，那么他的作品就不会感动诺奖评委，他身上也就不会落满诺奖的花朵。

捎带着再说一下我。论事业成就和声望，我当然远远比不上莫言。但在孤独经历这点上，和他颇有相似之处——如何孤独绝非诺奖得主的专利——莫言没念完小学，小五都没念完；我没念完初中，只念到初一就因文革而“停课闹革命”。闹了一阵子就回乡干农活了。薅地、锄地、割地，日出日落，风里雨里，除了放牛几乎什么苦活累活都干了。而我又与人寡合，上工下工基本独来独往。孤独得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孤独了。就在那样的环境与心境中，收工路上不知有多少次独自爬上路旁的小山冈，坐在冈顶上遥望远方或灿灿一缕横陈的夕晖，或红彤彤挂满半个天空的火烧云。有时豪情满怀，有时黯然神伤，偶尔潸然泪下。而后扛起锄头，拍拍打补丁的裤管下山回家。晚饭后在煤油灯把火烧云写在日记本里。几年后忽然有一天，我放下锄头奔赴省城一所高等学府。在某种意义上，是孤独中的感动拯救了我。或者说和莫言同样，即使在孤独中也没有失去感动或被感动的能力，没有失去审美的能力。是的，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孤独才会成为一种财富。

文荟

# 生长的土地

刘庆祥

老宅东侧是一条引河,往北六七百米,引河穿过大堤上一座小型闸口,连通着黄河,使这条小河成为黄河的支脉。它引来河水,浇灌着数千亩良田,为这里注入生机,哺育着这片土地生长。

村北的黄河,一百四十年以前从河南铜瓦厢决口回归故道,打破了大清河尾间千年宁静,将一片富庶之地,变成水乡泽国,从此,那里成为无数流离失所者的故乡。大河汤汤,在渤海岸边诞生出数千平方公里土地,灾民们朝着海的方向,逐河而来,在这里重建家园。八十年前,爷爷和父亲随着赶河向海的人群,来到这里。于是,黄流漫流,沼泽遍野的土地上,生出许多茅屋和草棚,那茅屋草棚又像盐碱地上的红荆、芦苇,繁衍出后来被称为村庄的聚落。

满目荒野,记录下灾民的凄惶命运,人们对这条大河爱恨交加。利河、害河的争辩中,我渐渐明白,利与害,仅是对大河的浅表理解。大河蕴含着更深的文化,记忆并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命运。

五千年前,一个信奉鸟图腾、后被称作东夷族裔,从东南沿海崛起,远征北上,择一脉黄流而居,加入与华夏族群的

博弈。从龙山文化时代到夏、商、周三朝,东夷与华夏在黄河流域交替勃兴,互为主宰,成为中华远古文明进程主流;自古,黄河又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屏障,她见证了民族冲突与融合、大河文明推陈出新的激荡,她像一个老人,目睹着漫长历史进程。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大河以暴戾乖张的性情,陶冶涵养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涵养着她的气度,确立了大河广阔流域政治中心的地位,延续她经久不衰的气脉,使她屹立东方五千年而不倒。一个民族的母亲河,岂可以利害之河而论呢?

在我的记忆里,引河上的小闸,前身是一座二百多流量的大闸,它带来了家乡第一次地理变迁。大闸修建于五十年前。随后,在“人定胜天”的旗帜下,数万民工从四面八方涌来,筑堤修坝,把广袤荒野分割成棋盘式的区块,实施分区灌溉。闸口附近村庄,像棋盘上的棋子,辗转腾挪,为水利工程让路,老家村庄被一条引河一分为二。开闸灌溉季,村庄四周汪洋肆意,浊流带来的黄土年年累积,掩埋着退海之地的荒蛮。

岁月无声,大河逐海远去,原野蜕去曾经的荒荒,一条引河守护着这里的一片安详,河水流经处,土地还在悄然生长。

夏天月夜,我默立在引河小桥上,静观河水在波光中远去,倾听流水私语,它是大河的一脉分支,诉说的正是身后黄河的故事:大河不舍昼夜,万年不息,经流万里来到这里,途经处,把黄土高原一张清秀俊朗的脸,雕琢得满面沧桑,成就了一个移山填海的传说,造就出万里平川,从此文明兴起,点亮中华民族的文明曙光。我浮想着:它起于青藏高原,源头上扎曲、卡日曲、约古宗三脉清流,跋涉万里,会不会正从我脚下经过?五千年前,黄帝抖落在高原上的满身征尘,会不会正在我脚下沉积呢?

月光如水,村庄罩上一层清辉,为房舍树木平添绰约姿容。小桥南北,两座防水站分立引河两岸,它们像两个巨人,安静伫立。农田缺水时,引河开闸,电机将河水提上河岸,通过配套沟渠输入田间,实现自流灌溉。大片荒碱不毛之地,深耕之后,灌水浸泡、换水洗碱,实现泥沙沉积和脱盐碱化改良,变成稻作良田。农人们借机用水泵引水到门前的菜园,黄河泥

沙,使家家户户田园无时不发生着抬升变化。

河水流淌,累月经年,泥沙淤塞河道、沟渠,开春“清淤”是黄河口例行水利工程。清出淤泥,堆积于引河两岸,成为附近村庄建房、垫地基,城市建设、绿化取土之地。老宅依傍引河,近水楼台,有取土之利。母亲是个持家有方的人,每遇引河来水,她便督促哥哥们浇灌门前菜园。一年开春,引河“清淤”,她找到施工队,让泥泵泵抽出的泥浆直接注入院内菜地,几经沉积,门前菜园淤积抬升与宅基成为一体。

新建房屋,宅基高度照应四邻,避免地势之欺,是农村不成文的规矩。家中老宅翻新,地基与周边新房等高。新房建好,回家小住,发现宅基地平已达邻家舍旁旧房窗台。数十年间,村庄宅基普遍抬高一米有余,一切都发生在悄然之间。

记忆中那些陈列在荒原上、纵横交错的堤坝呢?恍然发现,它们已经在时间里抹平,人赋予大地的记忆消失。沧海桑田,逝者如斯,令人心生慨叹。

这个世界上,有一片变迁最快的土地,那是黄河口,那是我的家乡。

书影

# 涤荡心灵的《我和你》

李春波

读到一本好书,就像嗜酒的人痛饮了一壶好酒似的过瘾,也如戏迷听了一台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大戏,心扉因之鼓荡,情弦因之拨动。

近日,我有幸读到家乡友人榜文先生30万字的长篇小说《我和你》。这是一本让我爱不释手、很想一口气读下去、又不舍得一次读完、合上书本以后回味无穷的好书。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想通过这位老朋友的作品,了解家乡人写了家乡的什么事,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怀乡、思乡、恋乡之情;读了几页以后发现,这篇小说竟然罕见地适合我的阅读口味。

《我和你》用一组小人物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命运起伏,形象地反映了鲁东南地区农村改革开放后二十年间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风貌的立体演变。作品设置的胶高县杜岭村,实际上就是胶县西南乡贫困山村的一个缩影。对那一带农民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民俗风情以及语言词汇,我比较熟悉,阅读小说时,我仿佛置身于作品描述的情境之中,那群小人物对旧习俗的无奈和反叛、对新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作为读者,我犹如身

临其境。作品通过换亲、出殡、批八字、送日子、婆媳吵架、过年放鞭炮以及撤家舍业外出打工、社办集体企业经营遭遇困境、改制企业起死回生等一系列平凡事件和场景的生动描写,再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胶县西南乡的风俗民情。

小说中信手拈来的几近失传的胶县方言词汇,读起来特别亲切,非常过瘾。其中的若干对话、很多情节,我不舍得默读,而是诵读的,越发感觉朗朗上口、有滋有味。阅读时,我把其中的方言词汇都摘录下来,并试着作了注解,从而让我的思乡之情得到了有效的释放和很大的满足。

作者擅长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塑造。那个老谋深算、有钱有势有能耐、拿得起又放得下、神通广大、比猴还精的赵大姐;还有聪明机智、伶牙俐齿、漂亮大方的赵丽丽,都刻画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立体丰满。那个一夜暴富、蔑视法律、胡打狗眼的李有财,以及老厂长、工办主任等人物形象的塑造,都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

作品中有对乡间迷信活动的精彩描述,有对传统民俗的真实记录,有对日渐

式微的方言词汇的钟情与坚守,有对男尊女卑之陈规陋习的深刻批判,更有对“换亲”这一泯灭人性的落后风俗之无情鞭挞。

作品中有个贯穿始终的人物形象杜建德,他聪明好学、光明磊落、一身正气。担任厂长以后,他一心想着冲破艰难险阻,彻底整治企业弊端,引领社办企业涅槃重生,实现自己大展宏图的人生价值,却被复杂的社会现实架在火上炙烤得半死不活,最终因无力回天而折戟沉沙、辞职赋闲。老厂的旧体制,困住了杜建德的手脚;改制以后的新厂,体制活了,责任明确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上的掣肘因素锐减,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杜建德这一形象,是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也是新一代有知识、有抱负、有担当的农村年轻人的风向标。

作者在描写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时,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王美芬和孙德亮,为了实现自己的爱情之梦,怀揣在天的丰满理想,又不得不面对在地的骨感现实,最后还是义无反顾地冲破世俗观念的束缚,有情人终成眷属,故事惊心动魄,情节顺理成章。作品对崔进学、刘小惠、杜

建德、赵丽丽等年轻人在表达爱情时的内心刻画,既浓墨重彩、又委婉细腻。

因果报应的自然大道,在许多故事情节当中,都有不留痕迹的艺术体现。李有财的死,是他违法乱纪又想逃避法律制裁的必然结果。张逸杰曾被李有财的欠钱逼疯,张玉兰用自己的血汗钱挽救了张逸杰及其一家,张玉兰的良心善行,感动了全村人。张玉兰死后,没有子孙为其捧老盆,张逸杰主动给麻戴孝给张玉兰捧老盆,挎过篮子给张玉兰撒纸钱;李富贵花钱雇的鼓手,纷纷倒戈,宁可不要李富贵的钱了,也要破例先把张玉兰送上坟莹;围观赵大姐出殡的人,不约而同地集体把张玉兰送到坟上;从前对张玉兰逼着要钱的人,纷纷从十里八乡赶来为张玉兰送殡……

我是流着热泪读完这些章节的,这是对世道人心的精心梳理和艺术呈现,更是作者本人的道德观和人生价值观的自然流露!作品还通过对几个儿童溺亡的描写,表达了对农村劳动力外流以后出现老、弱、病、残、少无人照顾的强烈担忧。这体现了作者扎实的生活基础,属于真正的有感而发。

山海经

# 琉璃醉

蒋新

琉璃，注定是女性的。

她从女媧那里来。

初秋，我走进了山东博山炉神庙，瞻仰供奉的神像女媧。面对慈祥、垂目的神采，怎么也想象不到，这位人类的创造者，面对共工撞坏的不周山，以母爱的大慈大爱和父爱的勇毅果敢，开始了炼五彩石以补苍天的伟业。

炼五彩石并非易事，须天天劳作。采日光，捋月媚，取山泽，摘星辉，从五行金木水火土，到五音宫羽角商徵。终于，众生期待的“五彩石”，在山岳欢呼 and 惊天动地的轰鸣中冶炼而出——苍天以补，天下太平。

女媧用来补苍天的五彩石就是琉璃。

至今，被誉为中国琉璃之乡的山东博山，一代代琉璃工匠们，依旧虔诚地供奉这位从远古走来的伟大创造者，享受世代相传的鼎盛香火。

琉璃源于坤，是大山吐纳呼吸形成的混血精灵。紫石，蓝石，黑石，红石，石英石的血脉筋骨和灵魂结伴而来，手牵手走进冶炼五彩石的各样大炉、小炉、圆炉和古老沧桑的八角炉里，它们在上千摄氏度的炉火里舞蹈，静坐，修炼，毫不犹豫地剥掉世俗与尘埃，以绝美精致的姿态现身人们的眼里和手里。

二

拥抱琉璃的，有紫红的胸膛和肌肉分明的结实臂膀，也有将秀发挽藏起来的玫瑰险庞。他们将一根根铁管伸进喷吐的火焰，将熔化为一体、被称作“熟药”的山石红泥挑出来，迅速归位，或旋转，或拍打，或拉长，或剪切，或边旋转边拍打边剪切边拉长。简陋的黑色铁架成为迎接一个个新生命诞生的产床。那团娇嫩的熟药红泥如同婴儿，在缠绕的缕缕青烟中，慢慢睁开惺忪的眼，有了欢笑，有了活力。每件琉璃艺术品一旦展开身姿，无论色彩、式样，还是体量，都以“玉不琢，不成器”的坚定与执着，秉承着山石的倔强和火焰的热烈，在寂静中完成裂变。

再漫长再丰富的历史终会还原为一抔土，抑或凝练为一行横竖撇捺的符号，定格到一张纸上。冶炼、敲打和揉捏琉璃的远古工匠早已与土石为伍，然而，不同肤色和不同时代的他们，却把体温、灵魂、思想和精气神，融化为锤声和火焰，毫无保留地让琉璃去收藏。琉璃艺术与纸张、书画、雕塑、青铜、陶瓷、丝织、木器等艺术手挽手承载着人类文明的赓续，让我们透过一件件可视的物品，回望大胆追求美的座座火炉。火焰裹着每个年代的基因和智慧，使眼前这些无声载体，经手纹历心血越春秋，让享受宇宙飞船和高铁时代的你我，得以聆听遥远的驼铃回响。

三

壬寅正月，当我踏着冬奥音乐的节拍走进清华大学美术馆，饱览在那儿展出的琉璃艺术品。西方的，东方的，远古的，近代的；色彩斑斓的，素雅洁净的；无论点缀的摆件，精巧的珠子灯盏，还是日常使用的器皿；妩媚的花瓶与圆盘，无不披挂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日月星辰的熏染包浆，各自站立一方。硕大的空间瞬间感到拥挤，时间的重量在纷至沓来的交汇中，有了铿锵与纤细的脚步声，一切艺术的智慧与密码在这里握手和碰撞。地中海东岸的玻璃灯，一直闪烁到拜占庭。古埃及的那炉火焰，给丝绸之路增添了喋喋不休的交流话题。陕西法门寺地宫，有了琉璃器皿的珍贵摆件。大唐中空的那枚圆形“果器”，链接起方正圆周的各样马赛克。

艺术之河带着自己的声音，向前跌宕，汨汨流淌。由西方到东方，或者由东方到西方，让“颇璃”“流离”“药玉”“料器”“瑠璃”的不同称谓，涂抹上“琉”光溢彩的岁月光辉。这种骄傲的色彩，让千山拥抱的山东博山古城，有了独树一帜的耀眼文本。穿城而过的孝河岸堤，也被稀罕的马赛克装点出一抹红光绿影，文化的交汇和交汇后的文化，成为不再熄灭的倔强和恒久的火把。

四

琉璃珍贵，珍贵得如天边的彩云。有岑参的诗为证：“千家献黄金，万匠磨琉璃。”我们的想象虽然可以无障得穿越，依旧描摹不出那个极其宏大的场面。白居易长吟“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时，说不定正在品鉴一件琉璃茶盏，一件玉壶，或者一枚灵巧的摆件。身边说不定有谈笑的诗友，或者膝绕的子孙。那个“脆”字，衬托出许多可以想象的画面，也衬托出琉璃不同凡响的高雅品质——它是足以乱真的宝石玉翠。琉璃历来有“假玉”的名号，它像“药玉”的称谓一样，是琉璃引为自豪的术语。因为“假玉”对琉璃而言，从来不是贬义词，它以高贵稀有的姿势，灿烂于佛寺和庙堂之上。你看诗人陈陶写的《双桂咏》：“琉璃宫殿无斧声，石上萧萧伴僧老。”再看大诗人元稹吟咏的《西明寺牡丹》：“花向琉璃地上生，风光炫转紫云英。自从天女盘中见，直到今朝眼更明。”钟情和喜爱琉璃的何止这几位大咖？掀开春秋文章和汉唐诗页，瞰一眼宋元明清典籍，那“琉璃钟，琥珀液，小槽酒滴珍珠红”，“去岁左迁夜郎道，琉璃砚水长枯槁”的各色情愫，都会涌来与我撞个满怀。

这“假玉”假得让人忘怀和神往。

人们钟情琉璃，在于它的美丽，更关乎它的无暇气质。它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苟活不是琉璃的选项。它们源自万万年的大地深处，一旦走来，经历过熊烟烈火，见过风雨，沐过霜雪，伴过酒香和铁器剑鸣，听过兴奋和郁闷雷声，无数次摔打与无数次涅槃，才有了千年后的宁静坦然。它可以观，可以赏，可以叹，可以思，无论薄如蝉翼，还是厚如秦砖，都卓然不俗于大雅之堂和市井人家。它们负女媧之命，载道而来，出深山而远粗俗，经烈焰而绝骄横，无论晶莹与娇媚，俏丽与愁愁，都以天然的定力，摆一方静谧达观给有梦的人们。